

3. 歷史解釋的類型及其影響因素

人所思考的對象常常是具體性的經驗，但是人受到時空各種因素所宰制，因此歷史知識會受到傷害、受到扭曲、受到出賣，我們如何建立歷史的客觀性，使歷史知識不被出賣呢？講到這個問題，我們就要進入第三講，就是歷史如何被解釋？歷史不經過解釋，是無法被理解的，但是問題是解釋不是簡單的一個活動，歷史解釋的目的，是爲了建立一套通則性的看法，而歷史解釋和歷史敘述是不可分割的，因此大多數的歷史著作，它都是既有敘述又有分析又有解釋，所謂「夾敘夾議」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。歷史解釋尤其是以因果關係的解釋爲它的核心。

歷史解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知識活動，這種知識活動可以歸成幾個類型。第一種類型是地理的解釋，從空間脈絡來掌握歷史活動中的時間性，這叫做地理性的解釋。比如說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火藥庫，在兩千年前城邦林立，打開歐洲地圖，巴爾幹就好像巨人的五支手指深入地中海，在克里特島汲取人類最早、最偉大的文明之一。巴爾幹半島多山的自然環境造成「星空非常希臘」(余光中〔1928-〕先生的詩句)，城邦的居民，如亞里斯多德、柏拉圖等人，他們所思考的問題，基本上是和城邦生活相關的問題，如「正義如何可能」的問題。在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裡面，正義要成爲可能，最好的辦法是城邦居民不超過五千多人，這種解釋是一種地理的解釋。又比如說中國的歷史爲什麼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？中國的歷史經過秦、漢大帝國的統一，魏晉南北朝的分裂，其後又有隋唐大帝國的統一，接著有五代十國的分裂，然後有大宋帝國的統一。中國的歷史這樣複雜，綿延這樣長久，而且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中國歷史的變化，爲什麼會這樣？有一種解釋認爲因爲中國是一塊大平原，所以中國的地理環境，有利於帝國規模的出現，這種解釋可以稱爲地理的解釋。第二種是政治的解釋，舉例言之，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認爲波斯和希臘的戰爭之所以無可避免，乃是由於希臘所實行的是民主政治，波斯實行的是專制政治。除此之外，另外有一種是心態的解釋，例如，中國歷史上常常有游牧民族南下牧馬，建立異族政權，成爲學者所謂的「征服王朝」。爲什麼草原游牧民族在歷史上常常侵入長城以南的農牧社會？中國從《史記》〈匈奴列傳〉以下寫到游牧民族在中國建立的遼、金、元、清這些朝代，基本的解釋是說游牧民族貪婪，這就是道德的解釋。道德的解釋在中國最發達，中國常常把王朝的興衰歸結於王朝的統治者道德的優劣。

以上所介紹的是從形式主義觀點所看到的歷史解釋的幾個類型。從這幾個類型再進一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，歷史解釋基本上有兩種，一種是以人類爲中心的歷史解釋，認爲一切的歷史都是建立在人和他的意志之上，因此我們要瞭解歷史，必須著重歷史行動者個人的行爲，以及個體與群體的關係，這是「人類中心的歷史解釋」。另外一種歷史解釋可以稱爲「結構的解釋」，認爲歷史的發展是由於人以外的結構所形成的，如政治的結構、階級利益的衝突、階級關係的發展，馬克思可以說是「結構的解釋」的二十世紀最具說服力的版本，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完

成以後不到五十年，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淪為共產黨統治下的順民。二十世紀英國的大思想家柏林（Isaiah Berlin, 1909-97）說，如果要論思想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對人類產生的巨大影響，那非馬克思莫屬。如果把時間拉長，孔子、耶穌（Jesus Christ, 551-479B.C.），都有悠久的影響力，但是在短時間內，馬克思的思想對人類造成的影響的確很大，他的歷史解釋就是一個結構性的歷史解釋。

有哪些相關因素會影響歷史解釋呢？哪些因素會牽動到歷史解釋呢？這些因素很多，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個。第一就是解釋者的文化思想脈絡，歷史思考最重要是脈絡化的問題。人活在脈絡之中，「人是活生生的、參與生產勞動的人」，這是青年馬克思的名言。人是活生生參與生產勞動的具體的人，解釋者有他的脈絡，人解釋歷史不免會受到他所處的文化思想脈絡的影響。羅斯托夫傑夫（Michael Rostovtzeff, 1870-1952）是羅馬史的大師，在美國擔任過歷史學會的會長，他有一本書，一般公認是研究羅馬史必備的經典名作：《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》。羅馬帝國的衰亡一直是重要的歷史研究重要的課題，羅斯托夫傑夫說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就是因為一般的平民階級，想要分享貴族的生活方式，羅斯托夫傑夫原來是一個貴族，因為共產革命，使他流亡美國，他目睹偉大的斯拉夫民族變成一個共產國家，這個個人的經驗，投射到他的歷史解釋之上。第二個例子就是吉朋（Edward Gibbon, 1737-1794）說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，是由於基督教的興起，因為基督教把羅馬公民的注意力，從人間吸引到天上，使他們忘記了身為羅馬公民的責任。吉朋的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第一版發表於 1776 年，那一年是五月花的乘客，抵達北美十三州的時候。1776 年美國獨立，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啓蒙的時代，這個時代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宗教的情操，認為人或可以超越上帝。十七世紀牛頓科學出現，在這個基礎上，科學家不過是在研究宇宙的內在結構，把他所發現的東西寫成簡單的公式，在這個基礎上，愛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, 1879-1955）才會說：「我只不過像一個頑皮的小孩，在海灘的旁邊撿到幾個晶瑩剔透的小貝殼而已」。整個牛頓科學代表了一種機械式的宇宙觀，可以透過人的理性加以理解，這是十八世紀以後所謂啓蒙的一個基礎。在這個啓蒙的氛圍之下，歷史學家吉朋是反宗教、反基督教的，所以他把羅馬帝國衰亡的責任歸因基督教。我舉這些著名的例子是要說明：歷史解釋常常不能自外於解釋者的文化思想脈絡。

第二個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，是研究者不同的思想立場，會衍生不同的歷史解釋。舉例言之，站在「整體論」或「個體論」的不同立場，對於同一件史實會有不同的看法。讓我用一般的語言加以解釋：比如說，有同學是高雄女中來的，高雄女中作為一個歷史現象，要如何被理解？有兩種角度，第一種是所謂高雄女中是一個抽象名詞，很難被掌握，高雄女中是指在高雄市五福三路的愛河旁邊，它錄取了很多優秀的高雄地區的女生，施予優質教育，使她高中畢業以後，可以考上大學。高雄女中作為一個整體是很難被理解的，我們只能夠從個別的學生、個別的老師才能理解。因此，整體的高雄女中，只能從三千個個別而具體的學生才能理解，因為高雄女中的特質是建立在個別而特殊的老師和學生身上，因此只有從個別的老師或學生入手才能分析。同樣的道理，整體的基督教是無法理解的，

我們只有從個別的教堂、個別的教士、個別的信徒，才能加以理解，這一種叫做「個體論」的立場。

相對而言，「整體論」立場就容易理解了。所謂高雄女中只有在整體的脈絡裡面才能被理解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每一個個別的個體，進入高雄女中以後，分享了高雄女中的特質，她的個體性是被掩蓋的。個人的意義與價值，只有在作為高雄女中的整體的一部份的時候才能被理解，這個叫做「整體論」立場。哲學上的「整體論」立場，在政治思想史上，常常是專制政體合法化論述的幫兇。亞里斯多德是專制政體的最古典的辯護者，他反對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，他說現在人類的政治生活方式，最壞的一種叫做民主政治。他說民主政治付給每個人一票的權利，決定城邦的前途，問題在於：城邦的公民和城邦的關係，是個體與整體的關係，亞里斯多德說整體和個體的關係，就像身體和手臂的關係，就好像城邦之於公民，也就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，就是整體和個體的關係。如果將手砍斷，手就無法再發生作用，手離開身體就是個體離開整體，就是部分離開全體，由此可見部分的意義是依附在整體之上，因此民主政治是錯誤的，民主政治把部分的價值擺在全體之上。不同的立場，整體論或是個體論的，都可以對歷史有不同看法。

在東方，特別在中國的歷史解釋裡面，最常看到道德的歷史解釋。中國人看人、看事，常充滿道德的眼光。中國人是一個道德立場的價值觀，中國人看歷史也是一個道德的歷史解釋，中國人以人為中心來解釋歷史的因果關係。道德的歷史觀以人為中心對歷史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，它有其理論基礎，就是人是創造文化的核心，人有他的自主意志，人是自己的主人，是理性的動物，所以可以解釋歷史。傳統中國的歷史解釋，一直都集中在道或義之上。這種解釋把歷史判斷、事實判斷、與價值判斷合而為一。

傳統的歷史解釋是事實判斷以後，繼之以道德判斷、價值判斷，這兩者合而為一，它的好處是使讀者讀史有一個深厚的價值感，有一個價值的立足點。但是它在方法論上的問題，就是在道德的歷史解釋之中潛藏有非歷史，乃至反歷史的性格。道德命題成為主宰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，會把複雜的歷史，簡化為人的心術問題，並且把它歸納到人對歷史中「理」的感知、了解及掌握的問題。但是，問題是中國歷史的「理」，具有雙重性格，「理」既是歷史一定的規律，「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」；沒有道德的統治者一定會崩潰，「暴政必亡」，這是一個歷史的規律。但是，這種歷史的規律卻同時又是道德的規範。這種歷史解釋，常常無法有效地解釋為什麼古今中外的歷史上，常常出現不合「理」的時代。如果古代的歷史解釋者活在今天，他將無法解釋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發生在中國？為什麼希特勒會掌權？人間到底有沒有「理」？如果歷史有理，為什麼秦始皇會統一中國？我從高中的時候讀歷史一直有這個困惑，我非常景仰司馬遷筆下的伯夷、叔齊，但是好人通常活不久，壞人常活很久。歷史常常不是在「理」的基礎上進行的，請各位注意，歷史不一定是「理性的」，但是歷史上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「有道理的」。但是，這種歷史的發展不一定是合理性的，不一定在理性的軌道上進行，

但卻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歷史解釋是非常複雜的，歷史的發展是內外交織而成的。作為歷史的當事人，像蜘蛛一樣生活在結構的網絡裡，但是人同時也是創造結構意義之網的蜘蛛。網本來不存在，是蜘蛛織出來的，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創造了歷史，蜘蛛完成一個網牠是很開心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蜘蛛的快樂是建立在牠被網所限制的基本事實上，一但蜘蛛織出了那個網，牠就被網限制，牠只能在網裡跑，牠只能吃到網裡的東西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網上的蜘蛛，網就是人所創造的歷史文化之網，蜘蛛網和蜘蛛的關係，就是人和歷史的關係，這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結論。從事歷史解釋，要了解歷史的複雜性和多變性，以及人的有限性，但是人的長處是可以從有限之中創造無限可能，如何從有限創造無限，是我們思考的目的。